

崇禎之死： 清初謁陵詩中的創傷與療傷*

吳志廉*

摘要 崇禎帝自縊煤山，思陵成為象徵明朝裂變的記憶之場。本文以明遺民為主旁及仕清者拜謁思陵之詩作，窺探改朝換代後，文士從“創傷”到“療傷”的心路歷程，呈現創傷主體在折磨與緩解之間搖擺的複雜心理。一方面，崇禎之死引致明遺民不同程度、難以徹底痊癒的創傷，他們在蒼涼帝陵前或陵外復現創傷記憶、執行哭祭儀式便是情緒的導出渠道，以示銘記死者與眷懷故國的政治取態；另一方面，若長期活在創傷與死亡的陰影下，則是難以忍受的煎熬，因此謁陵書寫為明遺民提供一個釋放情緒、界定事件、發表史論的途徑，起到一定的療傷效用。明遺民特殊的歷史體驗亦革新謁陵詩的書寫模式與感染力量，它指向被官方祭典遮蔽的現象，以及被威權政府壓抑的悲憤。這些詩作提供了歷史檔案以外另一條有血有肉的心靈史脈絡，亦能藉此反思“創傷能否言說”、“謁陵詩的變革”、“詩歌塑造政治文化”之課題，有重要的探論價值。

關鍵詞 明清之際 崇禎之死 思陵 謁陵詩 創傷與療傷



* 吳志廉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明史》記載：

帝崩於萬歲山，王承恩從死。御書衣襟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數十人。丙辰，賊遷帝、后梓宮於昌平。昌平人啟田貴妃墓以葬。明亡。是年夏四月，我大清兵破賊於山海關。五月，入京師，以帝禮改葬，令臣民為服喪三日，諡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¹

明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李自成（1606–1645）率軍攻取北京，崇禎帝（1611–1644）於三月十九日自縊煤山，直至三月廿五日，大順政權順天府官李紙票與昌平州官吏商議開壙事，遂開田妃（？–1642）壙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1611–1644），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同年五月，多爾袞（1612–1650）下令禮葬崇禎帝后，仍造陵墓如制，多爾袞的諭令意味清朝擬以帝禮處理崇禎的喪事。其後臣工獻策，請議崇禎帝廟號，以彰顯清朝厚德。原任司禮監太監曹化淳（1589–1662）也上疏奏請安厝崇禎帝后，陵曰思陵。

自此，思陵成為象徵明朝裂變的記憶場所，召喚清初文士拜謁為國犧牲的先帝，提供一個思接前朝的回憶通道，相關行動亦衍生不少詩作，具有文學、史學、社會學價值，值得研究。然學界未充分關注此一特殊的悼亡活動，尤其是記錄此一行為的詩作，目前只有朱可欣的《顧炎武謁陵詩文研究》開展了專門的研究。顧炎武（1613–1682）是清初謁陵者之代表人物，曾七次拜謁南京的明孝陵，六次拜謁北京天壽山的十三陵，包括四次專門拜謁崇禎懨宮。他每次拜謁俱有詩文，又撰成北京天壽山明陵的專著《昌平山水記》。顧炎武謁陵詩文的三處書寫對象有各自的象徵意義，南京太祖孝陵象徵明朝的開國史，北方天壽山諸陵令人想起漫長的明朝歷史，崇禎陵寢則指向明亡的關鍵時刻；凡此，開啟了關乎忠義、倫理、道德的諸多議題，亦是文士經歷國變之後文化創傷 (cultural trauma) 的體現，揭示了時間留下的痕跡和詩人對抗遺忘的努力，一系列的謁陵作品亦展現了微縮的詩人心態史。²除了顧炎武之外，筆者廣泛搜集到為數不少的謁陵詩作，³有待抉微發覆。為免重複操作，本文

1 張廷玉（1672–1755）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4，頁335。

2 朱可欣：《顧炎武謁陵詩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19年），頁101。

3 筆者以清初的別集、選集、總集中詩作是否提到思陵或其位置為搜索標準，為求全面，文士以天壽山、十三陵為題的詩作若涉及思陵亦納入討論，一些以遙望、遙憶帝陵為題之詩作，則視為補充材料。

關注顧炎武以外其他文士的謁陵詩作，並以涉及到天壽山“思陵”的詩作為討論中心，因為明代帝國崩解與帝王崩殂之豐富內涵、象徵意義都濃縮在思陵這一方墓地，相關作品值得釐探。

至於研究方法，筆者擬以“創傷”(trauma)與“療傷”的概念去把握清初的謁陵詩，兩者看似相反實則相互依存，這具有張力的辨證框架有助於呈現清初文士在折磨與緩解之間搖擺的複雜心理，窺見諸人在甲申國變後承受了怎樣的心理創傷？如何有意無意地通過行動療治此一創傷？前賢對於清初文人所經歷的創傷經驗之研究具有啟發意義，⁴筆者適時借鑑西方創傷心理、創傷治癒之理論，為行動者背後的心理機制提供解釋，但理論只是工具，藉此審視詩作以通向人心才是目的。要之，本文以明遺民⁵為主旁及仕清者拜謁思陵之詩作，窺探改朝換代後文士從創傷到療傷的心路歷程，旨在彌補此一領域研究之不足，拓展有關詩作的詮釋維度。

一、謁陵詩中的創傷復現

（一）蒼涼帝陵

從顧炎武《昌平山水記》、譚吉璉（1623–1679）《肅松錄》、梁份（1641–1729）《帝陵圖說》、王源（1648–1710）〈十三陵記〉等著作，可以認知明朝帝陵的佈局與制度，但除了相對理性的“歷史檔案”，貫注主觀色彩的“文學作品”，亦可披露不同政治立場的清初文士對於天壽山的陵墓有怎樣的側重描寫與心靈體認。討論創傷主題之前，此一小節先看諸人眼中的帝陵是如何的蒼茫與悲涼，有助於我們想像陵寢建築與山形地勢，以增強現場感。洪若皋（1624–1695）〈遊天壽山·己亥[1659]三月十三日〉云：

空山何鬱鬱，殘日照頽垣。行邁者誰子，巡遶陟陵園。華表側亭亭，麒麟歎且蹲。石馬不回頭，翁仲寂無言。麥秀空在野，黍離空在原。蒼鼠竄城牆，穴道流污渾。穹碑傾剝落，燐燐土花翻。陰房鬼火青，沙版綴殘軒。白日錮三泉，珠襦玉匣尊。

4 如李惠儀分析清初女性的國難經歷與對女英雄的文學書寫，見Wai-Yee Li, “Heroic Transformations: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9, No. 2 (December 1999): 363–443.

5 何冠彪定義明遺民為“就廣義指明亡後不再干謁祿位的人”，見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105。

漆燈久沒滅，蟾蜍玉幽昏。一朝野燒人，徒今碧草痕。憂來藉草坐，黑影橫山門。
嗟彼庶民丘，時序操雞豚。今日殷黼皐，洛邑方駿奔。我聞蒼梧雲，亦有謝公墩。
萬物無貴賤，惟德與功存。孔明祠前柏，千歲常殷繁。尼山廟巍巍，萬古薦清樽。⁶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詩經·王風·黍離》，作者來到天壽山的曠野，空山殘日折射興亡歷史，見穹碑剝落，鼠竄城牆，一片瘡痍，“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之詰問應在作者腦海中不斷迴盪。此詩不唯道出天壽山之荒蕪，更寫出環境之陰森可怖，廢墟下黑影橫山，鬼火漆燈掩映，陰氣迫人。在作者筆下，埋葬地下之帝王幽靈像是死不瞑目，充滿遺恨地在陰陽之間徘徊不去，渲染黍離麥秀之悲。洪氏彷彿扮演安撫亡魂之角色，強調“萬物無貴賤，惟德與功存”，是否稱許明朝帝王留下一定的功績？最後以孔子（公元前551–前479）與孔明（181–234）那充滿生氣的歷史遺址對照滿目蕭條的天壽山，更顯張力。

投靠清廷的尤侗（1618–1704）仍眷懷明陵，不妨借其作品示現帝陵情境與複雜心境，其〈再過都城遙望天壽山諸陵〉云：

黃霧交兵日，青天落帝星。銅駝辭漢殿，鐵駟起秦庭。楊柞新豐闕，松楸古墓局。
雲煙銷壯氣，雷雨護幽冥。石馬嘶黃土，銀狐舞翠屏。珠襦藏玉匣，墨本闕蘭亭。
田豎耕犁亂，旗軍獵犬腥。宮花春化蝶，野草暮飛螢。洒掃無三戶，經營空五丁。
鼓吹總帳寂，弓劍漆燈荧。泣竹湘妃怨，啼鵲望帝靈。江頭攀細柳，塔下哭冬青。
離黍歌猶咽，秋梧夢未醒。昭陵重聘望，涿鹿暫車停。麥飯盃羹斷，金盤涕淚零。
山陽風弄笛，棧道雨淋鈴。行役思千里，興衰感百齡。蕭蕭易水上，擊筑寫哀銘。⁷

作者將故國感慨訴諸習見的文化符碼。銅駝辭漢埋荊棘、金盤臨風灑涕淚代指明王朝的崩裂，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啼鵲望帝指涉歷朝先皇，泣竹湘妃引出諸皇后。尤侗孤獨地“江頭攀細柳，塔下哭冬青”，與少人祭祀先帝的場面“麥飯盃羹斷”呼應，滄海桑田之感，溢於言表。“棧道雨淋鈴”，強化環境淒涼之外，還有一個可能性：是否以唐玄宗（685–762）安史之亂後奔蜀聞鈴之“古典”隱喻南明諸帝逃奔南方之“今事”？結句“蕭蕭易水上，擊筑寫哀銘”，借高漸離擊筑訣別荊軻（？–前227）的事跡渲染眼前的悲壯畫面，並以“哀銘”悼念前朝先帝。通篇典故雖是套語，但互文的交錯組裝，意義的層遞疊加，則指向明清之際新的世運。在此框架下，“楊

6 洪若皋（1624–1695）：《南沙文集》（清康熙刻本），卷2，頁6下–7上。

7 尤侗（1618–1704）：《西堂文集·右北平集》（清康熙刻本），頁17下–18上。

柞新豐闕，松楸古墓局。雲煙銷壯氣，雷雨護幽冥。石馬嘶黃土，銀狐舞翠屏”、“田豎耕犁亂，旗軍獵犬腥。宮花春化蝶，野草暮飛螢。洒掃無三戶，經營空五丁”之蒼涼場景，彷彿瀰漫著古今騷人墨客對朝代興衰的深沉感慨，擴展了歷史的縱深感。

（二）陵前復現創傷記憶

何謂“創傷”？無論是Sigmund Freud或Cathy Caruth對創傷的定義，⁸都無法完全適用於下文的研究對象，因為清初文士有能力謁陵並書寫此一行爲，乃屬於在生活中復常的表徵（詳後）。因此，本文採納一個適用於本文框架由Charles R. Figley提出的定義：“創傷的受害者是指一個處在創傷經歷的復原與解決過程中，並努力去理解創傷事件的記憶的人。”⁹此外，古人是否經歷過病理學上所定義的創傷，現在已難如實診斷，但諸人通過文學書寫創傷體驗則是明確之事實。換言之，在文學世界，清初遺民都宣稱甲申國變帶給他們不同程度的創傷，稱之為“文學示現的創傷”實不為過，誠如Kali Tal所言：“創傷的文學是由它的作者身份來定義的。創傷的文學以創傷經歷的重構(reconstruction)與復原(recuperation)為中心。”¹⁰據此，相關詩作字裏行間（文學世界）示現的創傷重構與復原，正是本文關注的核心。

清初文人在前朝記憶的驅使下謁陵，確切的地點與有形的陵墓提供一個維護記憶的載體，¹¹親臨帝陵觸發行動者的回憶活動，儼然自揭瘡疤，將之暴露在帝王死亡的陰影之下。從以下詩作可知，諸人踏足帝陵遺跡，容易激發連串政治動亂有關的

- 8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認為：“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見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216。見Cathy Caruth認為：“創傷是最初無法確認感知，事後反覆纏繞主體的方式。……創傷描述的是一種對於突發或災難事件的震驚經驗，在這種經驗中，對這種事件的反應通常是延遲的，發生不受控制的重複幻覺或其他侵入的現象。”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11.
- 9 Charles R. Figley, “Post-Traumatic Family Therapy,” in Frank M. Ochberg, ed., *Post-Traumatic Therapy and Victims of Violence*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8), 86.
- 10 Kali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
- 11 研究者認為地方因其穩定不變的性質，乃作為保存、維護記憶的有效載體，有助於記憶活動。見Edward S. Casey,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6–87.

創傷記憶，¹²深感昔日的政權體制、君臣關係被剝奪瓦解，所謂“君臣此日怨參商”，¹³傷逝與悲憤交織，形諸文字則成為不同程度的創傷書寫。

康熙三年（1664），閻爾梅（1603–1679）〈謁先帝陵哭之〉（陵在天壽之西，今稱小紅門。）云：

遁迹江湖二十春，潛來故國察風塵。煤山改作拓魂路，柴市慚無灑血人。褒剪圓蹄充韎鞬，纓蟠小頂飾金銀。可憐天壽諸陵戶，猶點香燈哭忌辰。（三月十九日事。）¹⁴

三月十九崇禎帝忌日就像紀念碑般觸目驚心，提醒明人銘記先帝之死與家國之變。閻爾梅在傷感日子拜祭陵寢，“潛來故國察風塵”，一個“潛”字寫出那種偷偷摸摸的卑微與弱勢，壓抑與惶恐兼而有之；環境寂然，他遺世獨立，深感同道日稀，洵為明亡清興之時代縮影。作者充滿儀式感地換上韎鞬與冠纓，“猶點香燈哭忌辰”，再以哭泣行為釋放在此場所勾起的悲痛，完成了這適用於自身的謁陵儀式，簡樸但能充分表達哀思。¹⁵

李沂〈鹿馬山人歌〉記載一個動人的故事：“鹿馬山，烈皇帝葬處也。關中王弘撰，于三月十九日，匍匐山下泣奠，自稱鹿馬山人，陽山李沂再拜作歌。”詩只有三句：

鹿馬山頭妖鳥啼，鹿馬山下草離離，鹿馬山人空涕洟。¹⁶

王弘撰（1622–1702）在崇禎帝忌日前往祭悼，自稱是守陵者“鹿馬山人”，先帝辭世也甘願為他服務，每一臨之，涕泗縱橫。可見此日此山帶給王氏纏繞不去的創傷，亦引發聞者想像其悲慟的情狀。

12 研究者指出觸發創傷記憶的外在情境 (extrinsic contexts) 包括相似的氣氛、聲音、氣味、情緒等。借鑑其說，甲申國變對於明清之際的士大夫來說是創傷事件，當他們置身特定的外在情境如前朝陵墓，可催生出排山倒海的回憶。個體的創傷經驗，若提升到群體的層面來觀察，不妨視作集體創傷 (collective trauma)。見 Jay Winter and Emmanuel Sivan, eds., *War and Remembr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19.

13 屈大均〈沙河悵望〉，屈大均（1630–1696）著，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4，頁446。

14 閻爾梅（1603–1679）著，載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奎山人詩集編年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頁487。

15 蒙學報審查人提醒，此詩或與閻氏當時被清廷追捕、入京求救有關，身處生命威脅之下，“柴市灑血人”或為自誓。

16 卓爾堪選輯：《遺民詩》（清康熙刻本），卷9，頁7下。

康熙七年（1668），屈大均（1630–1696）〈西山口攢宮¹⁷〉云：

哀痛千秋血詔傳，遺臣何以報皇天。山河萬里留東澳，兵甲三朝喪朔邊。竟使單于封馬鬣，可堪常侍握龍淵。酬恩自矢惟溝壑，化作啼烏玉樹前。（其一）

乾坤此變恨無窮，雨雪淒淒葬梓宮。血灑海棠中使見，神歸天穴貴妃同。真孤倉卒人難託，微服艱難路不通。隧道有誰陳麥飯，年年杜宇哭春風。（其二）

銀山鐵壁接雲中，可惜龍盤萬里雄。三輔莫遮回紇馬，九門誰撤羽林戎。心傷玉匣蛟龍少，淚灑煤山草木紅。此日六軍猶縞素，報仇應解奮秦弓。（其三）¹⁸

第一首，作者擬想崇禎帝臨死撰寫詔書之淒慘畫面，難免“哀痛千秋”，揭示這是難以忘卻的創傷記憶，甚至願意死後化身啼烏守護帝陵（化作啼烏玉樹前），以酬前朝厚恩。第二首，翁山述崇禎帝血灑煤山海棠之事，所謂“乾坤此變恨無窮”，後人在淒淒雨雪中埋葬帝君，但此後“隧道有誰陳麥飯”？空餘杜鵑鳥（崇禎帝）在啼哭。第三首，“心傷玉匣蛟龍少，淚灑煤山草木紅”，在陵墓這銘刻死亡的媒介誘發下，先帝血灑煤山之記憶糾纏難除，詩人甚至咬牙切齒，將創傷轉化為能量，激起為明復仇之意念。其〈死事先業師贈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哀辭〉云：“憤師讎兮未復，與國耻兮孳孳。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報之。”¹⁹可作為此詩的注腳。屈大均在國變後持續聯繫志士，參與復明運動，直到康熙年間仍加入三藩陣營抗清，從其謁陵詩可見為明復仇的決心何其熾烈。

翁山與以下所述文士，雖然不是崇禎帝以身殉國的現場見證者，但種種有關此事的耳聞與記載，帶給他們突發的驚駭與不同程度的創傷，輒將相關材料組織串聯，提煉成詩。當中不乏主觀的想像、渲染與誇飾，有意無意製造出“我”就是歷史現場見證人的錯覺，於是甲申山河巨變、崇禎煤山自謫，悲壯得宛然在目。同一年，

17 屈大均、梁份等人用“攢宮”取代“思陵”一詞，都是受到顧炎武的啟發。顧炎武《昌平山水記》云：“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攢宮’，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故從其實而書之也。”顧炎武認為明末流賊橫行，清人不具有為明復仇的資格，故對其禮葬崇禎並不領情；亦可理解為他站在明朝臣子的立場，暗指清人為竊國之“賊”，詳見朱可欣：《顧炎武謁陵詩文研究》，頁82–83。

18 屈大均著，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卷4，頁443。

19 歐初（1921–2017）、王貴忱（1928–2022）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冊3，頁230–231。

屈大均〈天壽山〉對帝陵之感慨應包含思陵，詩云：

萬壑松楸盡，園陵鎖寂寥。空餘龍虎抱，似有鬼神朝。銀海陰風落，珠塵細雨飄。
天南霜露思，極望草蕭蕭。（其四）

輦道哀湍激，神樓晚日懸。九龍無彷彿，羣鶴尚聯翩。玉碗淪秋草，珠簾落暮煙。
白頭宮監在，相對淚潸然。（其五）²⁰

詩人眼看落日衰草，身承陰風細雨，耳聽激湍苦聲，不得不撫今追昔。玉碗珠簾等前朝遺物掩沒在殘山剩水，滿目蒼然。面對帝國消亡，屈大均與擁有共同經驗的守陵宮監相對潸然，乃將無形的悲痛與共鳴付諸有形的淚水。

潘問奇（1632–1695）²¹ 不斷書寫帝陵，體現出對逝者的深切悼念，其〈思陵〉曰：

白髮中涓雪數莖，坐譚遺事欲吞聲。納肝未必皆弘演，銜壁何曾學子嬰。寒食
遣官昭代澤，敝衣醜酒墊人情。荒山賦罷西風急，萬壑松濤自不平。²²

當悼念主體靠近思陵容易湧現相關記憶，與人談及甲申遺事自是悲從中來。頤聯道出自身的政治抉擇，雖不能如弘演（？–前660）般為國君殉難，²³ 但亦未如子嬰（？–前206）般銜壁投降，²⁴ 不至辱沒此身；此聯出句亦可解讀為諷刺明代朝臣不願為國捐軀，對句則是嘆惋崇禎皇帝不失為死社稷之君。頸聯一方面述遣官守陵之新朝恩澤，一方面述眷戀前朝之敝衣野人，反映在朝在野行動者背後不同的政治取向，饒有張力。尾聯寫山荒風急之蒼茫，那起伏之松濤投射作者複雜之感受。

康熙十六至十七年（1677–1678），陶季〈過天壽山諸陵三首〉其三云：

20 屈大均著，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卷4，頁440。

21 潘問奇在甲申之變時未成年，但深受明遺民的事跡觸動而不斷懷想明朝，是以卓爾堪將其人其詩收進《遺民詩》，筆者將於專書述潘問奇的政治認同與心境轉折，作為本文以外的個案研究。

22 潘問奇（1632–1695）：《拜鵬堂詩集》（清康熙刻本），卷2，頁23下。

23 《呂氏春秋》：“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祿。’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見呂不韋（？–前235）編，許維通（1902–1951）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11，頁249。

24 《史記·李斯列傳》：“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司馬遷（公元前145–前86？）：《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87，頁2563。

攀陟苦日短，秉燭照無寐。霜晨歷西巘，迫我意顛顚。入門見髧几，雨急迸老淚。
衣褐拜思陵，蓬中辨幽隧。金鳧不可問，艸艸坳九地。載瞻碑版詞，所以媿有位。
當時遭倉卒，大節幾人遂。千秋忠奄墓，宜付史臣記。（思陵西偏，即王承恩葬處，
今有碣。）²⁵

甲申事變三十多年後，作者攀山涉水過天壽山拜謁思陵，蓬中幽隧不但通往陵寢，亦是通往前朝記憶的甬道。詩人用憔悴的身軀尋覓與靠近墓園，莊嚴的建築與死亡的氣息導致他“雨急迸老淚”；帝王去矣，空餘古陵殘碑，深感如王承恩（？–1644）的殉節者少。

（三）陵外觸發創傷記憶

創傷作為一種難受的身心體驗，常被相關或不相關的情境觸發，就像一個容易誤鳴的警報器纏繞創傷者的日常生活，而有隨時被觸動的可能。清初士人不限於在崇禎陵墓之前復現創傷記憶，在陵墓之外也有如此徵象。

潘問奇〈昌平吳宮壁太守招遊德勝口明日度紅門暮宿花塢寺二首〉云：

立馬川原上，霜林一半青。地餘龍虎氣，山裂鳳凰形。古木俱堪弔，悲風不可聽。
登臨雖勝事，淚落此郊坰。（其一）²⁶

作者將赴帝陵紅門，裂山、古木、悲風勾起他強烈的弔喪情緒，化成難以遏抑的涕淚。可見儘管創傷主體與陵墓仍有一段距離，外界相關訊號都會敲響內心敏感的警鈴，使之心潮澎湃，難以平息。

潘問奇〈雨中桂花次劉鶴舉韻〉云：

秋色瀟瀟溼暮烟，有人憔悴在花前。兒時折向西泠路，猶記思陵十五年。（吾
郡桂花唯滿家街為最盛。歲壬午，侍先大人飲花下，時余年纔毀齒。易姓後不
數歸里，歸亦未續舊遊，荏苒五十餘稔矣。今讀鶴舉作，滄桑家國，觸景為之
黯然。）²⁷

25 陶季：《舟車集》（清康熙刻本），卷9，頁13上。

26 潘問奇：《拜鵬堂詩集》，卷2，頁18下–19上。

27 潘問奇：《拜鵬堂詩集》，卷4，頁28下–29上。

雨中桂花作為掀起創傷記憶的外在情境，讓作者陷入世變滄桑的感慨之中。空間的阻隔深化其對前朝的緬懷，現在的事物如桂花難以帶給詩人真正的愉悅，大抵因為他尚未從國變的陰霾走出來。驚弓之鳥般警覺的身心狀態，令他難以完全投入眼前生活，容易被外在一些媒介揭開各種刻骨銘心的前朝記憶。

蔣楷（1628–？）〈咏陳皇士天壽山小松〉（松係其尊人明鄉先生自京攜種栽出）亦有相似描寫：

燕山陵墓鬱龍蟠，回首喬林佳氣闌。遙憶侍臣叨扈從，獨攜松子出長安。牛羊躑躅豐碑臥，禾黍蒼茫夕照殘。自是天心存舊物，不勞封爵比秦官。²⁸

此詩述陳濟生（1618–1664，字皇士）尊人移植天壽山小松之事。此松雖小，卻有延續家族與國族記憶的象徵意義，成為陳濟生以堅韌意志抵抗新朝之寄託。此一故事觸動作者有關天壽山異代蕭條的想像。詩作之今昔對照，無論是陳濟生或蔣楷，都像立於“禾黍蒼茫夕照殘”中難掩傷痛。

潘問奇不時與同道中人談及謁陵之念。其〈花朝前三日集夢岩叢頭分韵〉云：

流澌已改憶風湍，柳欲烟時可脫冠。銀燭未銷三寸淚，錦裘初減一分寒。俄驚紫燕將歸社，擬覓金龜又解鞍。春夢不成人意好，薊門何日有花看。（約赴天壽山不果，故頸聯及之。）²⁹

未能親赴天壽山拜謁先皇，對詩人而言無疑是憾事，盎然春意之中仍悲嘆“銀燭未銷三寸淚”，家國斷裂之痛隱然在焉。

潘問奇〈天壽山祝髮詩〉有引云：“辛未 [1691] 南歸，夢岩贈句，已有天壽之約。癸酉 [1693] 冬，復申前語，勸駕頗勤，并索詩，漫成四首。”詩曰：

猿臂生來數每奇，回思綵筆首低垂。骨非駿馬為儒錯，心比蓮華向佛遲。不信五窮真有鬼，但求一飽竟無時。今朝獨背歡場去，欲折江蘋寄所知。（其一）

髮在成僧已十年，何須鉶鉢始求禪。盡償杜宇傷心債，飽領荷絲薄命緣。殘席漸成將散客，慈雲不少再生天。茅菴一任比丘卜，天壽山頭鹿正眠。（其二）

28 蔣楷（1628–？）：《天涯詩鈔》（清康熙三十三年 [1694] 丘如升刻本），卷1，頁4上–4下。

29 潘問奇：《拜鵬堂詩集》，卷3，頁27上–27下。

龍蛇戰後久無家，雲水今纔駐一涯。寢廟鼃鼃同蹈海，橋陵風雨當懷沙。山中應接皆秋色，物外寒暄有暮鴉。獨恨浮生拋不早，少年場裏負袈裟。（其三）

蓮在淤泥性未空，寂寥身世自兒童。鳥名精衛無非怨，花到棠梨不是紅。一杖烟霞成事業，五陵裘馬讓英雄。何時識得廬山面，茵廁無心問化工。（其四）³⁰

時至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距離甲申之變已四十九年，詩人在生命最後階段仍與同儕相互勸勉赴祭帝陵，證明當初的國變創傷留下難以磨滅的烙印。他自我剖白地說：“盡償杜宇傷心債，飽領荷絲薄命緣”，以一種情感內耗的方式償還前朝之債，揭示大半生之傷心次數與程度超乎常人。“骨非駿馬為儒錯，心比蓮華向佛遲”、“獨恨浮生拋不早，少年場裏負袈裟”，作者悔恨不早點擺脫入世的價值觀而皈依佛門，藉由信仰的轉移以尋求精神慰藉，說明成僧之前家國之痛一定程度困擾著他，加上貧寒交迫，不斷積累的心靈苦痛可以想見。成為佛教徒就能擺脫傷悲嗎？“鳥名精衛無非怨，花到棠梨不是紅”，以精衛填海、棠梨色衰帶出徒勞無功的怨嘆。可見潘氏晚年對天壽山仍念念不忘，有關國破君亡的深刻記憶不能輕易剔除。

遭受創傷的個體容易衍生相關夢境，³¹ 丘天民〈甲申小山度歲〉其二云：

乾坤百六走龍蛇，老屋荒江我爾嗟。錦繡椒觴南國頌，蕭條麥飯故宮賒。魂依雪窖諸陵夢，淚洒冰天帝子家。有酒盈樽誰忍醉，相看憔悴倚梅花。³²

國變之年，兵荒馬亂，丘氏暫時無法向先帝獻上麥飯，此一遺憾惟於夢中補償，故云：“魂依雪窖諸陵夢”，乃至淚如雨下。

康熙十年（1671），王夫之（1619–1692）〈辛亥三月十一夜夢登天壽山〉云：

五雲飛不息，惟繞五更心。啼鳥驚山曙，餘寒擁宿陰。寶刀悲自昔，玉盃已非今。杳杳蒼龍闕，微生與陸沈。³³

30 潘問奇：《拜鵬堂詩集》，卷4，頁27下–28下。

31 論者指出：“創傷記憶是絕對的印記，此在夢魘與倒敘幻覺時，就跟事件一樣真實”，見Cathy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32 陳濟生（1618–1664）輯：《啓禎遺詩》（清順治刻增修本），卷10，頁2下。

33 王夫之（1619–1692）：《薑齋詩集·薑齋詩編年稿》，《船山全書》（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冊15，頁540。

作者寫夢見登天壽山之事。詩中意象破碎支離，幻影幢幢，提到寶刀玉盃面目全非，天壽山之帝王已逝，國族分崩離析，剝奪感非常強烈，說明神州陸沉的竭盡(exhaustion)之悲在現實與夢中帶給作者一定的折磨。詩人做夢也渴望登天壽山拜謁先帝，是日間那如鉛石壓在心頭的國變記憶促成的。可知創傷記憶對心靈的擾亂對某些人是持久的，有時候無論在現實或夢境、顯意識或潛意識都無所逃遁。

趙爾圻〈惡風折海棠行〉亦提到有關崇禎帝之夢，可資補充，詩下半云：

輟車不侈山陵路，身終聿昭儉素德。紫榛金醪白琅霜，會稽梧野老仙鄉。我皇神遊天庭不可測，龍蛻有翼矯雲驤。臣圻抵死不忍誅，夢灑筆花千片淚。恨爾賊曹鈞吻斷腸類，斬除不饒爾寸碎。我皇顏色芳馨在，終古與臣恨血繞，空傳花不化土。³⁴

“夢灑筆花千片淚”，揭櫫作者日間的悲憤轉化成夜間的夢魘，非自願復現的創傷記憶一次又一次侵入夢中，像逼真的劇場一幕又幕地重演。

（四）與非創傷者的對照

事物之對比更能彰顯某方特徵，不單明遺民書寫明陵，連清初帝王和自覺效忠清朝的文人亦然。順治十六年（1659），順治皇帝（1638–1661）曾為崇禎撰寫祭文：

惟帝宣聰御極，孜孜以康阜兆民為念。十七年來，劫愍無斁。不意流寇猖獗，國遂以傾，身殉社稷。向使遭際景運，可稱懿辟。獨是續承衰緒，適丁劫厄，雖勵精圖治，而傾廈莫支。朕念及此，恒用深惻。茲巡幸畿輔，偶過昌平，睇望陵寢，益為淒然。特具牲帛酒品，用昭禮祭。尚饗。³⁵

清朝帝王禮葬崇禎並保護勝朝陵寢，其政治動機是闡揚明朝慘被流寇推翻之後，為明朝復仇的清人屬於義軍，其對漢族的統治自有正統性。古代“祀”的意義就在於表達秩序，國家祭祀的主祭身分象徵着國家最高的權力。特定的儀式不斷強化這種

34 陳濟生輯：《啓禎遺詩》，卷10，頁5上。

35 巴泰（？–1690）、圖海（？–1681）等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載《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30，頁1006。

秩序，祭祀的等級象徵着權力的等級，擁有主祭權則意味着掌握國家的統治權。³⁶ 在官方的意識形態下，一些認同新政權的文人響應清朝帝王謁陵的行為而到天壽山憑弔，然相關詩作無明顯的創傷痕跡，意圖歌功頌德，恰與前引的詩作形成對照。

如高士奇（1645–1704）〈昌平懷古〉云：

居庸山勢接崎嶇，大野蕭蕭王氣沈。遺老孤邨談舊事，寒天斜日落城陰。寶衣幸免荒原火，金鼎猶昭隔代歆。（昌平天壽山，明諸陵在焉，猶命內監守之，嚴禁樵採，歲時祭祀，誠本朝聖政也。）雪後登樓聊騁望，匏尊莫惜醉餘斟。³⁷

呂履恆（1650？–1719）〈天壽山〉云：

天壽山前御道長，先朝陵寢未全荒。青松落落吹陰壑，白日昭昭下古牆。一帶川原風浩蕩，百年龍虎氣潛藏。即今典祀仍修舉，地下銜悲泣數行。（國朝修護前朝諸陵，真古今曠典）³⁸

佟世思（1651–1692）〈十三陵十二首〉云：

戰罷中原烽燧收，國朝恩許護松楸。帝王異代尊如昔，風雨諸陵人自愁。碑斷蛟龍凭死樹，山昏猿狖叫高秋。紛紛黃葉宮奴掃，老病尫羸盡白頭。（其五）³⁹

可見局外人對先朝陵寢的描寫屬於寬泛的詠古，籠統地勾勒環境與事跡，作者面目有點含糊，書寫歷史滄桑之外，藉着地景歌頌清朝對明陵的尊禮與保護政策，在主體意識、抒情力度與感染力量都比不上明遺民經歷國變之創傷書寫。

再看一例，趙吉士（1628–1706）〈十二陵九詠〉⁴⁰序曰：“……順治定鼎初年，設陵戶以時掃除，仍置內監司香，月給俸食。至今遣官致祭，禁樵蘇，深仁厚德，開萬年有道之長，近古未有”，乃讚頌清帝崇禮勝朝之舉寬洪大度，誠為古今曠典，詩中提到思陵亦體現此價值判斷：“傳說錦屏常駐蹕，荒陵酹酒泣思宗（田妃墓在

36 廖小東：《政治儀式與權力秩序：古代中國“國家祭祀”的政治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頁153。

37 高士奇（1645–1704）：《青吟堂全集·城北集》（清康熙朗潤堂刻本），卷7，頁11上。

38 呂履恆（1650？–1719）：《夢月巖詩集》（清雍正三年[1725]刻本），卷16，頁19下–20上。

39 佟世思（1651–1692）：《與梅堂遺集》（清康熙刻本），卷9，頁5上–5下。

40 趙吉士（1628–1706）：《萬青閣全集·萬青閣自訂詩》（清康熙趙繼抃等刻本），頁116下–118下。

錦屏山麓，士民開田妃墳，安葬思宗及周皇后，非復諸陵壯觀。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我世祖駐思陵拜奠，大慟，從臣皆泣下。）”則將順治皇帝塑造成充滿悲憫意識的仁君，可見有意操控之詩作可成為點綴太平之工具，政權轉移之時勢使然也。

這揭示對同一題材之書寫，不同人的身分與際遇都有截然不同的側重點，更能闡明甲申國變這突發 (sudden)、難以預測 (unpredictable) 的事件，帶給明遺民強烈驚駭與不同程度的創傷，留下難以擦拭的印記，伴隨之創傷記憶則容易被外在情境如帝陵有關之地景、想像、夢境一再觸發。更甚者讓一些人陷入創傷復現的循環之圈，往事片段歷歷在目，形成積壓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而相關詩作為我們提供一個凝視創傷心靈的媒介。

Cathy Caruth 指出：“創傷是與事件的突發相遇，此一過程是出乎意料和恐怖的，無法被置於此前的知識結構，難以成為可以認知的東西，因此才會在此後持續回歸。”⁴¹ 闡明若將創傷經驗整合為既有常識化、常規化的理解模式，這種陳詞濫調或許失去描述創傷事件的精確性、特殊性與指涉力。對於創傷主體在事後訴諸語言的“敘述記憶” (narrative memory)，Cathy Caruth 警惕地說：“言說的危險，也就是被整合到敘述記憶的危險，或許不在於敘述記憶不能理解甚麼，而是以為它能理解許多。”⁴² 這些論述亦呼應其對創傷理論的基本立場，強調創傷主體難以在清醒或顯意識的狀態下以言語描述一些超出認知結構的創傷回憶，患者不能回憶與逃避回憶都是常見的結果。雖然 Cathy Caruth 認同文學能一定程度描寫創傷，⁴³ 然而，其“創傷難以言說”的研究近年受到學界的挑戰，如 Richard J. McNally 在不少案例基礎的研究上，指出創傷受害者大多能銘記創傷回憶，並有能力描述過去的創傷。⁴⁴

引而申之，不妨藉着中國謁陵詩作與西方創傷理論開展對話。甲申國變的突發創傷能夠言說嗎？相關詩作屬於事後被整合的陳詞濫調嗎？有格律規範的詩作會否失去描述創傷事件的精確性、特殊性與指涉力？值得大家深思。綜觀全文詩作，清初謁陵詩也有套路的表述如典故運用，但不少作者有能力藉着詩作對國變追憶、抒懷與表態，以具有臨場感與感染力之筆描寫陵墓與記錄創傷，示現個體的崩潰情緒與生命情境。不同的寫作主體均因應各自的生平遭遇、時空環境、政治形勢而有不同的情思內涵，諸人亦革新謁陵詩的內容與思想（詳後），體現其為特殊事件描摹與

41 Cathy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153.

42 Ibid., 154.

43 Cathy Caruth 強調文學是描述創傷的媒介，因為它超越一般的認知範圍與理論。見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5.

44 詳見 Richard J. McNally, *Remembering Trauma*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賦義的技能，相關作品即便不能完全還原創傷場景與刻劃創傷感受，也是後人藉此趨近寫作主體的記憶與情思之可靠線索，具有呈現“個體真相”的文學價值。因此，在回答創傷能否言說的問題之前，也許還要問清楚創傷的主體是誰？明遺民屬於傳統中國文人的精英階層，其深厚的文化素養積澱強大的語言表述能力，當中不乏在國難之後扮演見證者為記錄自身、他人、國族的創傷而存活下去的，若武斷地質疑他們苦心經營的詩作都是陳詞濫調不能重現或言說創傷，似乎有失公允。

二、謁陵詩中的療傷作用

（一）舒放情緒與界定事件

明遺民創傷與愧疚交加，但既然選擇存活，日子總得要過。下文嘗試指出，“創傷”與“療傷”並非二元對立的關係，行動者在書寫創傷的同時，亦體現出一定效用的療傷過程。雖然這種療傷不能將昔日創傷完全撫平與抹除，達至徹底的療癒，但他們“有意或無意”的思想行為對於緩和傷痛具有積極作用。

明遺民一再謁陵與書寫謁陵，除了是政治認同如懷想前朝、抗清復明等的原因促成，亦有不自覺的潛意識使然，其中一個原因是出於自我防衛或自我復原的心理機制。他們反覆回憶與敘述創傷經歷，將潛意識中壓抑的、破碎的、難言的創傷感受浮升到顯意識層面，屬於一種復現/舒放行為 (acting out)⁴⁵ 有關創傷後的敘述治癒，Judith Lewis Herman 之說具有啟發：

慢慢地在時間與歷史的背景中，重置出一個有組織的、詳細的語言記錄。故事不止包括事件本身，也包括倖存者對事件的反應和生活中重要他人的反應。……沒有創傷意象和身體感受的敘述是貧乏而不完整的。創傷療癒的最終目標，是要將故事及其間的意象形諸言辭。⁴⁶

經歷國變創傷的明遺民，自然地尋求一些方法來宣洩情緒與緩解傷痛，這心理需求

45 “Acting out” 指患者有意識地重現或宣洩創傷，屬於一種行動化復現，是修補創傷的過程。見 Dominick LaCapra,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 History, Theory, Traum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8–10.

46 Judith Lewis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177.

為他們提供傾訴創傷的動力。從治療的角度來看，詩作內容是否屬實、史觀如何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書寫過程中嘗試以外在語言描述對創傷事件的重組、反應與感受，就能達到一定的療傷效果。而文學更是記錄創傷的理想媒介，具體浮現潛伏在創傷者內心糾纏不清的抽象感受。換言之，明遺民重複書寫明陵這象徵國變與死亡的地景物質，是將內在壓抑的情緒導出體外並形成外顯的文字，這種從無形到有形的釋放是療傷的重要步驟。

作者的謁陵書寫若提昇到重新界定過去的層次，從而賦予創傷事件新的意義，則是復甦的重要徵兆，即所謂“修通”(working through)。⁴⁷ 在外在情境誘發下，明遺民的謁陵行為激起連串的創傷記憶，但將自身一再曝露在先帝陵墓這敏感場所，以簡樸儀式紀念事件、哀悼過去，建立一個可以安頓情緒的終點站，並以相對理性或抽離的思維與文字重新反思、評估、修正創傷事件。藉此提醒自己需要接受帝王已逝的現實，學懂揮別過去，重新投入現在的生活而走向未來。

例如不斷書寫帝陵的潘問奇，其〈天壽山〉云：

駐馬龍池眺遠村，整衣來扣墓前門。長陵殿閣猶存瓦，輦路松楸不見根。
華表縱歸千歲鶴，夜臺難覓九疑魂。浮雲世事今看破，莫更臨風灑淚痕。(其一)⁴⁸

雖不乏家國滄桑、魯戈難回之感，但尾聯云：“浮雲世事今看破，莫更臨風灑淚痕”，提醒自己創傷事件以無可挽回的方式發生了，不妨認清世事變異如浮雲之事實，陷入情緒深淵臨風灑淚終不能改變過去。這顯然以理性思維重新審視昔日的創傷事件，現在的作者與過去的創傷拉開一定距離，有助創傷主體在陰霾之中漸漸抽離，是自覺或不自覺的療傷過程。

潘氏〈營平雜感〉云：

望帝魂歸葬錦屏，山雖有樹勢凋零。丘多宿草平於掌，殿闕雕闌矮似廳。
昭代立碑存信史，太常釃酒慰英靈。牆頭更沐今皇澤，不遣園陵瓦獨青。(右思陵。)⁴⁹

47 “修通”是創傷的強迫性“復現”帶來的一種反制，這種“修通”是對“過去”作選擇的提取及修正，將“復現”納入相對理性的控制範圍，從而改變創傷者的生活。見Dominick LaCapra,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 History, Theory, Trauma*, 174.

48 潘問奇：《拜鵬堂詩集》，卷2，頁22上。

49 潘問奇：《拜鵬堂詩集》，卷2，頁25下。

“昭代立碑存信史”，指清朝為崇禎帝立碑之事。可觸可見的石碑具有明確的紀念意義，有形的物質毫不含糊地宣示故國之變與先帝之逝。“信史”一詞，揭示往事已是無法挽回的歷史，亡魂英靈則留待後人奠酒以慰藉。“牆頭更沐今皇澤，不遣園陵瓦獨青”，“今皇”應指順治帝，反映作者對於清朝定鼎從抗拒到受容的心態轉變，他雖不仕清，但一定程度承認其統治權與祭祀權。⁵⁰ 尾聯闡述思陵沐浴在恩澤之中，不至於蕭瑟頹靡，死者的安息帶給倖存者的安慰。這種對創傷事件新的認知，對鼎革時勢新的認清，揭示其從悲哀到寬慰的情緒轉換，有助平復悲痛。

前述潘氏〈昌平吳宮壁太守招遊德勝口明日度紅門暮宿花塢寺二首〉其一雖滿紙創傷痕跡，但其二則從悲愴轉為釋懷，說明有些詩作同時體現創傷敘述與療傷功能，詩曰：

夙昔兵戈地，羣山氣杳冥。牛羊啣塞草，雕鶚鼓風翎。舊籍多陵戶，新軍半獵丁。
同遊三五輩，只愛晚峰青。⁵¹

以“夙昔”、“舊籍”提醒自己兵戈紛亂俱往矣，沈淪過去則無益，不如放眼當下，凝視晚峰。這是一種有節制的心理調適，說明從創傷到療傷有時候是一體兩面，難以截然二分。這意味作者更能接受眼前的現實，字裏行間不見糾纏不去的創傷痕跡，揭示心靈秩序復常並在生活中復甦的狀況。

康熙十六至十七年，陶季〈過天壽山諸陵三首〉其二云：

皤髮老宮監，塊處身伶俜。聞余遠遊人，語笑雙眼青。指事遡往昔，緣梯躡雲亭。
俛仰及細碎，一一皆可聽。休哉憶前王，規撫協天經。巉巖左右列，咄咄來風霆。
嗣王惟其宜，坡陀見林坰。飈車卷塵出，彷彿訶百靈。⁵²

作者謁陵遇白髮宮監，共憶故國往事與稱譽（休哉）前王，但在感性緬懷不失理性道出：“嗣王惟其宜”，“嗣王”似指清朝國君，闡明時代漸趨太平，亦是不幸之幸，試圖慰藉彼此傷逝之悲。這種心理上的自我療治未必能徹底撫平傷痕，正如前述，

50 此消彼長的政治形勢讓部分明遺民改變對清廷的態度，如黃宗義的文集有歌頌新朝之論，晚年的他常稱清朝為“聖朝”、“國朝”，稱康熙皇帝為“聖天子”，稱清兵為“王師”，採用清人正朔，甚至與清朝顯貴及降清明臣來往甚密。參見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7。

51 潘問奇：《拜鵬堂詩集》，卷2，頁19上。

52 陶季：《舟車集》（清康熙刻本），卷9，頁13上-13下。

作者親近帝陵亦難免悲傷，但創傷主體有意識地重新賦予事件新的感受與反應，對於減緩負面情緒，不無裨益。

（二）發表史論以減輕愧疚

除了創傷記憶，部分清初文士尚要承受倖存者負罪感或愧疚感 (survivor guilt)。⁵³ 如屈大均〈順德給事巖野陳公傳〉悼念烈士陳邦彥（1603–1647）曰：

予十六從公受《周易》、《毛詩》，公數賞予文，謂為可教。今不肖隱忍偷生於此，不但無以見公，且無以見馬、楊、霍四子，又四子之罪人也已。⁵⁴

地坼天崩之世變，戰役斷送了丹魂碧血，門人未能隨老師為國殉難，衍生“隱忍偷生”、“罪人”之感。

王弘撰〈謁思陵祭告文〉云：

嗚呼！昔甲申三月十九日之難，惟帝棄四海臣民，身殉社稷。臣么庸下士，僻處西陲，未遂哭臨，罪當萬死。茲來燕薊，特謁園陵，敢及諱辰，恭修祀事，爰陳俎豆，祇薦溪毛。念十七年覆載之恩，心慚書劒；盡三千里草茅之愆，淚洒河山。仰冀皇靈俯垂昭鑒。嗚呼哀哉！尚饗。⁵⁵

王氏未能趕及現場為身殉社稷的先帝而哭，更於劫後保存全軀，難免對逝者產生愧疚感、負罪感。他在崇禎帝忌日拜謁思陵，念及多年覆載之恩而“淚洒河山”，內心積壓之悲愴決堤般釋放。

劫後餘生的愧疚堪稱明遺民集體創傷之表徵，⁵⁶ 出於自我防護的本能機制，他們如何以書寫力量緩和心理上的道德譴責？不妨從公私領域的轉換過程切入討論，指的是創傷主體從“行動者” (homo actans) 的狀態轉化成“代理人” (homo agens)，帶著個人的記憶進入“公”的領域，因此加入了集體記憶的世代之中。⁵⁷ 這種從“私”

53 道德壓力下，產生負罪感或愧疚感是創傷主體的病徵，見Robert Jay Lifton, *The Broken Connection: On Death and the Continuity of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172.

54 歐初、王貴忱編：《屈大均全集》，冊3，頁447。

55 王弘撰（1622–1702）：《砥齋集》（清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卷11，頁10上。

56 詳見趙園中對“不能死節，覲顏苟活”、“恨其不能死”的討論，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6–41。

57 詳見Jay Winter and Emmanuel Sivan, eds., *War and Remembr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0, 29–30.

領域轉到“公”領域的行為與思想，屬於療治創傷的途徑，⁵⁸ 對於減輕因道德壓力、輿論壓力所形成的愧疚感有其功效，亦賦予生命存活下去的意義。此外，詩人如何利用詩作這平台評論公共事件以維護傳統價值觀以及影響事件、輿論與史論，從而形塑特定群體的“政治文化”，值得深究。

1、為崇禎帝轉移亡國責任

學界普遍認為明遺民史家傾向將崇禎帝書寫成負面的形象，其統治手段與政策釐定引起種種的貶斥。⁵⁹ 但在死者為大與悼念為主的謁陵詩，則有一鮮明面向，作者不約而同地將亡國責任從崇禎帝身上轉移到其他人身上，彰顯出其為先帝辯護的自主意識，背後深層的心理動機或出於倖存者對於死者的補償，一定程度減輕劫後餘生所帶來的愧疚感。

約順治十七年（1660），⁶⁰ 潘江（1619–約1703）〈昌平州〉云：

峩峩天壽山，乃在昌平州。遙臨白浮村，俯瞰高梁流。龍翔復鳳舞，靄若雲煙浮。河嶽所鍾孕，靈秀莫與侔。巍巍十二陵，千歲居上頭。緬懷肇造日，殯宮深且幽。既葬同軌至，羽葆颺旂旒。寢廟皆九楹，繚垣悉丹雘。金鏤與玉匣，珍秘羅天球。鬱葱三百年，疇敢盜一抔。自遭喪亂後，思陵闕未修。龍輻既已遠，石麟不可求。至今陰雨天，悲風聲颼颼。不聞馬鬣封，但見狐兔遊。雖有故舊臣，祇貽前代羞。驅馬入長安，誰肯一回眸。赫赫今天子，討賊殲同仇。今年幸昌平，翠華臨道周。俯仰園陵間，愍焉有殷憂。顧念甲申變，淚下霑旒旒。因與諸臣民，追維失國由。謂彼圖治意，宵旰不遑休。喪師匪失德，贊襄實罕儔。焉忍賢聖君，零落歸荒丘。其各輸金錢，薄言肅松楸。（以上皆櫟括論中大意。）此語真聖明，此舉足千秋。士庶且流涕，何況東陵侯。新恩不能報，舊德亦當酬。不知冬青樹，尚待唐生不。⁶¹

58 司徒琳 (Lynn Struve) 認為張茂滋在《餘生錄》記述倖存者以行動捍衛傳統價值觀，其劫後不死才具有合理性，這屬於“公領域”的考量，揭示忠孝的廣大力量如何神奇地確保家族的延續，這可視作“修通”的過程，詳見司徒琳著，王成勉譯：〈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載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195–97。

59 詳見謝正光（1941–2024）：〈從明遺民史家對崇禎帝的評價看清初對君權的態度〉，載《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頁181–99。

60 此詩屬〈濟上吟〉之列，作者云：“予以庚子秋入濟幕，聞見之間，有足感者，因效白少傅〈秦中吟〉，為詩紀之”，潘江（1619–約1703）：《木厓集》（清康熙刻本），卷6，頁5下。

61 潘江：《木厓集》，卷6，頁5下–6下。

作者以天壽山諸陵之高規格建築對照“思陵闕未修”之殘破不堪，陰雨天中傳來悲鳴風聲，格外蒼涼。詩作從個人抒懷轉向國事議論，在“公領域”嚴肅地囊括順治帝之諭旨，揭示“宵旰不遑休”的崇禎帝辛勤治國，非亡國之君，並以“此語真聖明，此舉足千秋”表示認同順治帝的言行。作者借用他人聲口，附和清廷某些判斷之餘，亦宣示自身立場：明朝之崩塌非崇禎帝之責任，不能因帝國在其任期結束而讓他承擔亡國罪名。潘江試圖以天子諭示、自身史觀影響時人與後人對崇禎帝的評斷。這種從私領域的寫景抒情提昇到公領域的歷史評價，未嘗不是生者為死者付出的心意與力量。

那麼，明朝之滅亡應歸咎於誰？葉襄〈十二月二十四日思陵聖節感哀〉云：

暖閣宵分罷，平臺日昃遙。闢門思舊學，燕寢式祈招。玉鉉鑄嘗折，金甌鼎未調。
（十七年內用相五十餘人。）若逢夔契侶，致主必唐堯。（其三）

洛蜀紛爭日，君王宵旰時。內朝私鬪急，河北捷書遲。近輔連羣盜，臨郊誓六師。
傷心殷浩輩，一蹶竟難支。（賊破山陝，帝命輔臣出師，親餞郊外，不數日而潰。）
（其四）

世已看天墜，人咸識帝聰。椎心希聖代，正色勵羣工。趙郡西曹內，韓侯北市中。
漢宣綜覈久，何遽減熙隆。（或以帝殺戮大臣，失君人之度。嗟乎！漢宣任綜覈，
豈傷至治哉？）（其五）⁶²

其三言崇禎帝在位十七年，更換五十相，談遷（1594-1658）《國榷》訾曰：“先帝之患，在於好名而不根于實。名愛民而適痛之，名聽言而適拒之，名亟才而適市之。聰于始，復於終，視舉朝無一人足任者，柄託閹尹，自貽伊戚。”⁶³但葉襄認為“金甌鼎未調”，指朝中無賢士提供治國之方（鼎鼐調和），崇禎帝才頻繁換相，不能反果為因藉此判斷先帝生性多疑、改革躁進，更云：“若逢夔契侶，致主必唐堯”，若得賢良輔助，國力必更強盛，成就聖君。

其四，直道明朝已千瘡百孔，內有黨爭私鬥，損耗國家元氣；外有羣盜為患，威脅大明江山。縱使先王宵旰憂勞，甚至御駕誓師，亦難以人為力量扭轉殘破局面，

62 陳濟生輯：《啓禎遺詩》，卷10，頁3下-4上。

63 談遷（1594-1658）著，張宗詳（1882-1965）校點：《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100，頁6058。

為之扼腕。

其五之辯護不無牽強，張岱（1597-？）《石匱書後集》云：“揆厥所由，祇因先帝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已耳。則是先帝立賢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並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⁶⁴斥責崇禎帝之暴虐導致朝廷因循苟且而無復生機。相反地，葉襄將崇禎帝比附為雖誅殺官員但政績彪炳之漢宣帝，為先帝之殺人提供合理解釋，揭櫫其對君王絕對忠誠乃至於偏袒的價值觀。

可見葉襄將亡國之責歸咎於內之朝臣與外之民變，崇禎帝得以擺脫亡國之君的標籤，試圖從公領域糾正時人的“謬論”，為先帝的負面行為作一歷史辯護，可謂用心良苦。

先著〈暮春誌感〉提及崇禎之死與思陵位置鹿馬山，並寫到陵墓之建築“泥馬”、“石人”，不排除他曾經謁陵，詩云：

一墜虞淵不再升，萬方嗚咽恨填膺。三台圯裂成何象，九廟神靈早失憑。除夜
有妖登御座，深宮無故啓金滕。（相傳有祕圖留宮中，蓋預兆亡國事者，誤啓之。）
傷心鹿馬山頭月，遠送淒涼照孝陵。（其一）

土崩瓦解為黃巾，天意推移別有因。父老依稀忘漢臘，溪山端的少秦民。休將
吝惜論亡國，須信憂勤是聖人。六十年間彈指過，枉教草木暗知春。（其二）

血灑煤山字跡鮮，侯家夜宴正醺然。江河難洗公卿辱，日月還依帝后懸。盡道
九州皆化賊，誰令三衛不防邊。到頭始信詒謀誤，誤倚幽燕氣勢全。（其三）

敷天初擬切同仇，南渡倉皇事可羞。黃屋虛憐泥馬讖，青衣翻遣石人愁。衣冠
禮樂同時盡，李范倪劉一死優。今日暮春殘照裏，書生追感淚私流。（其四）⁶⁵

其一，先著將明朝覆亡與誤啟金滕連結起來，揭示偶然事件的觸發足以動搖帝國命脈，不可抵抗的神秘天命主宰朝代的氣數存續。惜明朝得不到上天眷顧，王氣終究消亡，思陵與孝陵通過月亮這媒介遙相映照，一片淒涼。

其二，“休將吝惜論亡國，須信憂勤是聖人”，甲申事變六十年，此一時空距離

64 張岱（1597-？）：《石匱書後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1，頁41-42。

65 先著：《之溪老生集》（清刻本），卷5，頁18上-18下。

有助後人客觀地審視亡國之事，但先著強調以憂勤治國見稱的崇禎帝屬於聖人，立場的預設反映其對君主根深柢固的擁護。

其三，意味深長，“到頭始信詒謀誤，誤倚幽燕氣勢全”，“詒謀”，指祖先為後代之謀劃，先著認為明成祖朱棣（1360-1424）將首都從南京應天府遷往幽燕即北京順天府乃錯誤之舉，因定都疆域遼闊的北方虛有其表，使京師長期暴露在外敵威脅之下，邊境防不勝防，是亡國的遠因。

其四，先著借靖康之變的故事（康王泥馬渡江）轉喻明清之際的世變，衣冠禮樂所代表的文明秩序驟然中斷，作者不禁悼念相繼犧牲如李范（686-726）般的皇親國戚，有淚如傾。

不論其判斷是否妥當，作者站在歷史高度以開闊視野總結明亡的因素，認為無常天命、遷都危機、無能將士埋葬有明一朝，在公共的史學領域為先帝之過失翻案，揭示崇禎帝不需要為亡國負上全責，大抵是倖存者對死者的敬重與身後的補償。所謂“南渡倉皇事可羞”，似借“南宋”指向“南明”南渡之恥，詩人今日對先王的美譽或多或少減輕創傷主體在劫後存活之愧疚感，當有療傷作用。

2、為故國否定新朝統治權

值得深思的是，謁陵這一題材落在清初知識分子手上，他們能以詩歌語言陳述那些獨特的經歷與感受嗎？尤其是明遺民在國變之後，直面的歷史經驗具有許多特殊性，包括明人親聞中國歷史上極罕見的帝后雙殉，明人第一次被異族統治，明陵第一次被異族命名，明陵第一次被異族禮遇等等。這些事件匯集在一起發生，實為歷朝歷代中少見。對此，諸人突如其來的震驚與悲憤，會否為謁陵這一“類型詩”拓展出新的內容與價值觀呢？

朱可欣梳理了謁陵詩在歷史上的發展脈絡與藝術特徵，闡述明代以前文人進入陵區的機會有限，而參與官方謁陵儀式的官員在陵區中的活動範圍也有限，導致謁陵詩數量不多。即便與明清之際相似的宋元之際，文人以“謁陵”為題的詩歌也很少見。宋遺民有以宋帝遺骨和遺物為題的詩歌，但這些作品不能完全以“謁陵詩”來定位。明代謁陵詩達到數量上的高峰，但“基於官員身份、職責而作的謁陵詩歌中很少能看到詩人個人化的情感。感嘆陵寢建築的莊嚴，描寫寢園周圍的山勢地形、松柏王氣，稱頌祭祀典禮的肅穆，甚至展現‘今上’的仁孝，已經成為慣常的書寫模式。”⁶⁶可見作為詩歌類型的謁陵詩，發展到明代形成一種歌功頌德的寫作模式。

66 詳見朱可欣：〈顧炎武謁陵詩文研究〉，頁66-74。

直到甲申國變後，謁陵詩在明遺民筆下出現革新，體現出作者為特殊歷史體驗的賦義過程，這些情思變化值得在中國詩歌史上留下一個鮮明的標記。

筆者對照歷代謁陵詩⁶⁷與明遺民的謁陵詩，察覺兩者不同之處在於情感投入、感染力量之外，還有前者不像後者呈現出否定新朝祭典與厭惡異族統治的內容，畢竟新朝為前朝鄭重其事地設祭、滿族君王拜謁漢族陵寢，實為歷史上罕見現象。然而，這些官方禮待在部分明遺民眼中不無羞辱的意味，此一嶄新卻難堪的歷史體驗，賦予謁陵詩新的內容與價值觀，是此前謁陵詩中很少見的，述之如下。

部分明遺民縱然接受崇禎帝已死之事實，但卻不接受清朝統治漢人的正統性，有關宣示主權的書寫屬於公領域的產物，為倖存者提供臨難不死的解釋與延續生命的動力。

順治十四年（1657），方文（1612-1669）〈天壽山·在昌平有明十三陵在上〉云：

峩峩天壽山，海嶽鍾靈秀。長陵位中央，列聖分左右。萬古所傷心，思陵禮未就。社稷既已移，松栢豈長茂。遙瞻一再拜，潺湲淚霑袖。⁶⁸

清廷對於思陵的優厚禮典，方文顯然是不領情的，不承認清朝具有祭祀明朝的公權力，故云“思陵禮未就”。

自從顧炎武不稱崇禎陵寢為“思陵”而稱作“攢宮”（或稱作殯宮、攢宮），此《春秋》筆法與意識形態與得到部分漢人的響應，如梁份《帝陵圖說》聲稱：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則烈皇帝雖葬而未可為葬也，則雖營陵而未可稱陵也，而況其非也。按宋昭慈皇后孟氏崩，遺詔擇近地殯殯，俟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殯殿之名，於是乎始。嗣是有殿殯、改殯。及顯仁太后祔永祐殯宮，易殯以攢矣。烈皇帝殯於田妃墓，國恥未雪，不謂之攢宮不可也，以陵稱不可也，以思稱尤不可也。紹宗追尊端皇帝也。陵曰思陵，則以思陵稱

67 宋元之際，楊璉真迦盜掘宋皇陵，宋遺民竭力尋回散落的遺骨和遺物，並引發一系列的題詠與創作。宋遺民與明遺民有關悼念先帝之書寫值得縱向對照，以見後者對前者的繼承與拓展，但宋遺民作品不能完全以“謁陵詩”來定位（無陵可謁），本文暫不展開討論。明代的謁陵詩則傾向歌功頌德，節錄如下：李東陽〈重謁孝陵有述〉：“日月無私照，乾坤仰聖功”、唐順之〈皇陵行〉：“壯哉茲陵從古無，天長地久垂鴻圖”、梁有譽〈秋日謁陵眺望〉：“千年陵殿雄燕嶠，九廟精靈護漢畿”、于慎行〈恭謁孝陵有述十二韻〉：“聖迹開元造，神都奠舊疆。基圖垂萬祀，謨烈冠千王”。見朱可欣引《古今圖書集成》中的謁陵詩作，載朱可欣：〈顧炎武謁陵詩文研究〉，頁68-70。

68 方文（1612-1669）：《蠡山續集·北游草》（清康熙刻本），頁3下。

攢宮者，皆未之思也。⁶⁹

梁份根據宋代對皇后太后墓地命名的傳統，強調崇禎帝的墓地只是臨時寄放遺體之所，是暫時而非永久的，不能稱為“陵”，因為先帝殯於田妃墓是不得已的倉卒之舉，稱不上規劃完備的國葬。加上清朝取代明朝之國恥未雪（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故應權宜地稱之為攢宮，藉此拒絕清朝為崇禎帝頒布的官方祭典與命名。所謂“遺詔擇近地殯殯，俟軍事寧息，歸葬園陵”，可知攢宮一詞含有收復河山而重新遷葬死者的希冀，在明清易代的歷史脈絡則隱含反清復明的隱微寓意。

屈大均不厭其煩地挑戰清朝政權的正統性。除了前引的〈西山口攢宮〉，其〈聞人述鹿馬山感賦〉亦有相似表述，序曰：“山在昌平州之南，乃田貴妃所葬。甲申三月，烈皇帝后崩，其遺臣某因啟貴妃冢而葬二梓宮其中。予嘗為〈西山口攢宮〉七言詩三章，今復弔以五言一章云。”詩云：

如何龍鳳穴，乃在貴妃園。君弑難書葬，臣亡莫報恩。三良惟內使（謂王之心也），二井（東西井也）自高原。杜宇聲聲血，行人久斷魂。⁷⁰

崇禎帝被李自成的叛軍迫死屬於非自然死亡，李闖軍以暴行動搖明朝三百多年根基，引起不少漢人的痛斥，也有人認為是天命所歸。⁷¹回看此詩，作者云“君弑難書葬”，先帝被迫提早結束生命是違反倫常之事，那因陋就簡的埋葬自難稱“葬”。詩人重複為崇禎帝墓地正名，蘊含貫徹始終的政治取態：雖然是流寇導致先帝死亡，但平定流寇而起的清朝不具有為明復仇的合法性（legitimacy），因為清朝剿滅李闖軍的真正動機是乘亂吞併中原，並非為崇禎帝雪恥而發動的，正如其〈天壽八首〉其一所云：“青絲白馬塵雖滅，紫蓋黃旗路未通”，⁷²威脅家國安全的內有叛軍外有清兵，前者滅後者繼。

69 梁份（1641–1729）：《帝陵圖說》，載國家圖書館編：《稀見明史史籍輯存》（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冊30，卷2，頁456–57。

70 屈大均著，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卷9，頁905。

71 如尤侗〈思陵痛〉云：“思陵在位十七載，四海分崩成瓦解。去年失楚今失秦，大梁水決武昌焚。虎豹九關誰與守，三軍倒戈百姓走。君王仗劍死煤山，母后中宮殉玉環。桐棺一寸道旁置，故老行人多掩涕。入廟應呼十四皇，兒家何罪致天亡。新鬼號咷舊鬼哭，鐘簋慘裂燈無光。高勿哀，文勿怒。自古興衰有天數，順處得來順處去。君不見宋家遺骨瘞冬青，昌平猶鬱松楸樹。（太祖嘗問劉基曆數，曰：‘遇順即止’，帝折之曰：‘三百八十年足矣。’明得天下于元順帝，而自成僭號亦曰順云。）”見尤侗：《西堂文集·擬明史樂府》（清康熙刻本），頁47下–48上。

72 歐初、王貴忱編：《屈大均全集》，冊2，頁805。

康熙七年，屈大均〈銀錢山〉云：

銀錢蒼翠裏，先帝有攢宮。衰草紫金縷，高天墮寶弓。遼陽來獵火，秦地起悲風。心共桑乾水，千秋繞漢宮。（其一）

不及東西井，峨峨享殿開。單于封樹去，故老歲時來。萬古啼鳥怨，三秋落木哀。中涓陪玉匣，誰奠白蘋杯。（其二）

渴葬春秋恨，干戈禮未成。一抔秋草滿，萬里朔雲平。白日沈蒿里，青山斷寶城。微臣有蘭杜，何處薦皇英。（其三）⁷³

其一，“先帝有攢宮”，以《春秋》筆法否定清朝命名明王墓地為“思陵”的權威，先帝仍未為合法繼嗣者所葬，何以名“陵”？“千秋繞漢宮”，詩人永遠眷懷上承漢族道統的明朝。

其二，“單于封樹去”，與其〈西山口攢宮〉之“竟使單于封馬鬣”表述同出一轍。“封樹”、“馬鬣”同是殯葬用語，以“單于”象徵外夷之名叫喊主事者，於異族妄為崇禎帝發喪之舉，大為抗拒。

其三，“渴葬春秋恨，干戈禮未成”，正值戰亂，明人未及以國葬形式安葬崇禎帝，自有遺恨。清廷藉着尊禮明帝而宣示主權之政治操作，得不到屈大均的認可，他毫不領情地直道“禮未成”，有待完成之殯葬願景亦深蘊其中。

同一年，屈氏〈天壽山〉云：

豈意千秋後，空餘龍鳳門。白狐登御榻，青犢入文園。玉砌磨刀壤，銀泉浴鐵渾。雍門無限淚，沾灑列朝恩。（其三）

夾道雲龍柱，橫空日月樓。金波鵲動，玉氣白虹浮。命可中華永，功為萬古謀。豐碑無一字，瞻仰淚頻流。（其七）

十道穿橋水，千林拂殿枝。飛騰神馬在，興廢石人知。盜火燒香峪，妖雲壓玉墀。邊牆虛內外，無計護累罍。（其八）⁷⁴

73 屈大均著，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卷4，頁442–43。

74 屈大均著，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卷4，頁440–41。

其三，“白狐登御榻，青犢入文園”，從字面看是寫陵寢實景，即因陵寢管理鬆散，野外之狐狸、青牛皆入於其中，但在清初詩文的語境常有以野獸喻滿清的傾向，不排除有影射的可能。筆者認為，此詩有言外之意，將理應是高級的統治者描述為低級的野獸，牠們由殘暴貪婪之獸性引發的戰爭導致“玉砌磨刀壞，銀泉浴鐵渾”。詩人為同屬於人類的物種樹立出文明界線，界線以外從事如野獸的非文明行為都屬於異族/他者，而對牠們產生強烈的厭惡與排斥，難免“雍門無限淚，沾灑列朝恩”。

其七，“命可中華永”，可理解為詩人永遠為明朝效勞之志，亦可理解為其從大歷史的延長視角審視朝代的興衰更迭，相信中華之命可永續，與之敵對的北夷之命則是短暫的。“玉氣白虹浮”出自《戰國策》，⁷⁵或寄望刺敵勇士從異族手上奪回統治權，為華夏立下萬古之功。

其八，“妖雲壓玉墀”，將漢族與異族之差異視為人妖之差異，後者大軍壓境如同妖雲降臨，是災禍橫生的徵兆。可以想像詩人咬牙切齒之仇視情狀，這與李沂〈鹿馬山人歌〉“鹿馬山頭妖鳥啼”之控訴，有同樣的批判意義。“邊牆虛內外，無計護眾恩”，慨嘆人為的堡壘終究難禦妖魔的侵略。

三首詩別有用心地從人禽之辨、⁷⁶華夷之辨、人妖之辨否定新興政權的合法性，意欲從根本上的物種區隔與行為差異樹立出文明與否、道德與否的界線，從而將清人描繪成一種悖逆倫常、無惡不作的野獸與妖魔。詩人為文明界線以外的敵方貼上負面標籤，質疑不符合人類資格的牠們怎會是漢族的合法繼承人？同時為“邪”的對立面那曾經存在的“正”統政權之消亡悲傷不已。這些創作體現出“遺民雖為政治、社會邊緣化了的‘微物’，仍應自許為改變歷史塗轍的媒介”⁷⁷之意識形態，當有砥礪心志、慰藉心靈之用，亦印證其〈東莞詩集序〉所言之詩學觀：“士君子生當亂世，有志纂修，當先紀亡而後紀存，不能以《春秋》紀之，當以《詩》紀之。”⁷⁸詩歌大可運用史論筆法釐探歷史教訓，融通其與《春秋》雖異流卻同源之褒貶脈絡。

綜上，儘管清朝對漢人的統治愈趨穩定，部分詩人仍在公領域扮演故國與先帝的“代言人”，以謁陵的姿態與倔強的聲音否定新興政權的合法性，為消逝的國朝與靈魂獻出類於精神勝利的抵抗力量，亦為自身生命賦予存在意義，有意或不經意地

75 《戰國策·魏四》：“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劉向（公元前77—前6）集錄，范祥雍（1913—1993）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468。

76 屈大均其他類別的詩作亦呈現“人禽之辨”的內容，見余佳韻：〈世變的記憶：廣東文人屈大均的戰爭敘事〉，《人文中國學報》，第32期（2021年5月），頁135—39。

77 嚴志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1期（2002年9月），頁43—88。

78 歐初、王貴忱編：《屈大均全集》，冊3，頁279。

減輕倖存者的道德壓力與精神折磨，不無療傷作用。

這些詩作指向被官方祭典遮蔽的現象，以及被威權政府壓抑的悲憤，揭示部分明遺民在特殊歷史語境下為謁陵詩煥發出新的思想感情、鍛鍊出新的暗語符碼，將歌功頌德的取向轉變為否定新朝的取向，亦體現其在困境下持守的道德信念，遂革新謁陵此一類型詩的書寫模式與感染力量。

結語

再次強調，本文關注的重點在於相關詩作呈現的創傷重構與復原（文學中的創傷與療傷），不在於作者是否完全符合病理學上的創傷，以免糾結於孰真孰假卻難以考證的二元爭論。筆者以“創傷”與“療傷”的概念去把握明遺民的謁陵詩，兩者看似相反實則相成具有辨證統一的關係，本文為了便於論述與突出重點才予以分述。事實上，這兩個概念在相關詩作往往是一體兩面，有助呈現創傷主體在折磨與緩解之間搖擺的複雜心理，畢竟悼念此一行為容易令生者陷入兩難，“生者對亡者有一種心理上的焦慮，若生者開展新的生活，是意味對亡者的背叛。”⁷⁹一方面，崇禎之死引致明遺民不同程度、難以徹底痊癒的創傷，他們在蒼涼帝陵前復現創傷記憶、執行哭祭儀式便是情緒的導出渠道，以示銘記死者與眷懷故國的政治取態；另一方面，若長期活在創傷與死亡的陰影下，則是難以忍受的煎熬，因此謁陵書寫為明遺民提供一個釋放情緒、界定事件、發表史論的途徑，起到一定的療傷效用。可見創傷主體自覺或不自覺的“復現”與“修通”行為，時而先後呈現，時而兼而有之，不必壁壘分明地劃分，相信較符合實際情況。

明亡清興的時代巨輪不斷推移，一些漢人如潘問奇的謁陵詩中已有意無意地接受被清人統治的事實，一些在清朝成長的文士則認為明朝曆數已盡。⁸⁰但一些其志彌堅的明遺民如顧炎武、王夫之、屈大均則在悼念崇禎帝的同時，仍對時人與時代發出無奈的吶喊，如在康熙十六年（1677），六十五歲的顧炎武於〈二月十日有事于櫓宮〉曰：

青陽回軒丘，白日麗蒼野。封如禹穴平，木類湘山赭。不忍寢園荒，復來奠樽俎。彷彿見威神，雲旗導風馬。當年國步蹙，實歎謀臣寡。空勞宵旰心，拜戎常不暇。

79 Dominick LaCapra,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 History, Theory, Trauma*, 200.

80 如洪天桂〈悼陵〉云：“中原烽火燭天紅，轉眼神京曆數終。幾載宵衣憂盜賊，一朝血詔示臣工。可憐渴葬封金井，無復哀號抱角弓。草木不銷亡國恨，啼鴉歲歲怨東風。”《知松堂詩鈔》（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卷4，頁5下—6上。

賊馬與邊烽，相將潰中夏。頽陽不東升，節士常喑啞。及今擐甲兵，無復圖宗社。
飛章奏天庭，寥寥焉能舍？華陰有王生，伏哭神牀下。亮矣忠懇情，咨嗟傳宦者。
遺臣日已希，有願同誰寫？⁸¹

先帝遺弓既久，龍髯漸遠，復明之希望愈渺茫，新舊自然輪替乃至遺老日稀，詩人觸眼荒蕪，墓前躑躅，在時代之逆流蒼涼之角落不無掙扎，念及遺民書寫或無後繼者，總有一天伴隨前朝此身成為歷史遺物，不禁泫然。

殘留至今為數不少的謁陵詩作，為我們提供歷史檔案不易察見的隱微思想、壓抑情緒，它刻劃了諸人親臨明朝帝陵不同的反應與感受，對於後人貼近明遺民的人性與心態，以重塑立體的歷史圖景，以及藉此反思“創傷能否言說”、“謁陵詩的變革”之課題有重要的借鑑意義。拜謁明朝陵寢，乃是清初士人一項別有意味的政治文化活動；相關詩歌創作對於明清文學史、士人心靈史之研究，亦具有相當價值。若將歷代對帝王陵寢的題詠視為文學史上的小傳統，蒐集、考索此類詩作，不但可以解讀其微言大義、發遺民之幽光，更可以藉異代特殊環境中的諸多個案，窺探古典詩歌對於塑造政治文化之潛在功能。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 (美) 司徒琳著，王成勉譯：〈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載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185-98。[Struve, Lynn A. "The Trauma of the Confucian: A Reading of *The Record of My Life Left Over*", translated by Wang Chengmian. In Wang Chengmian, *Integrity and Apostasy: The Plight and Choices of Scholars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185-98. Taipei: Liming wenhua shiye gufen youxian gongsi, 2012.]
- (奧) 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Freud, Sigmun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translated by Gao Juef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2004.]
- 尤侗：《西堂文集》，清康熙刻本。[You Tong. *Collected Works from the Western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 巴泰、圖海等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載《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Ba Tai, Tu Hai, et al., comp. *Veritable Records of Emperor Shizu*. In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5.]
- 方文：《蠡山續集》，清康熙刻本。[Fang Wen. *Continuation of the Tu Mountain Collection*.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 王夫之：《船山全書》，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Wang Fuzhi.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Chuanshan*. Changsha: Yuelu shuju, 2011.]
- 王弘撰：《砥齋集》，清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Wang Hongzhuan. *Collection from the Dizhai Studio*.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1675).]
- 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Wang Jimin. *Annotated Poetry of Gu Tingli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3.]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63.]
- 先著：《之溪老生集》，清刻本。[Xian Zhu. *Collection from an Old Man by the Zhi River*. Qi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 朱可欣：〈顧炎武謁陵詩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19年。[Zhu Kexin. "Gu Yanwu's Poems and Texts on Pilgrimages to Imperial Mausoleums." M.Phil.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9.]

81 王冀民(1922-2005)：《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5，頁879。

- 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He Guanbiao. *Studies o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Academic Thought*. Taipei: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91.]
- 余佳韻：〈世變的記憶：廣東文人屈大均的戰爭敘事〉，《人文中國學報》，第32期（2021年5月），頁135–39。[Yu Jiayun. "Memories of Dynastic Change: The War Narratives of the Cantonese Literatus Qu Dajun. " *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32 (May, 2021): 135–39.]
- 佟世思：《與梅堂遺集》，清康熙刻本。[Tong Shisi. *Posthumous Collection from the Yu Mei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 呂不韋編，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Lü Buwei, comp., Xu Weiyu, annot., Liang Yunhua, ed.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the Lüshi Chunq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9.]
- 呂履恆：《夢月巖詩集》，清雍正三年[1725]刻本。[Lü Lüheng. *Poetry Collection of the Dreaming-Moon Cliff*.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Yongzheng reign (1725).]
- 卓爾堪選輯：《遺民詩》，清康熙刻本。[Zhuo Erkan, ed. *Poetry of the Remnants*.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 屈大均著，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Qu Dajun. *Annotated Chronological Collection of Qu Dajun's Poetry and Ci*,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Chen Yongzhe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8.]
- 屈大均著，歐初、王貴忱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Qu Dajun. *Complete Works of Qu Dajun*, edited by Ou Chu and Wang Guichen.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96.]
- 洪天桂：《知松堂詩鈔》，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Hong Tianguai. *Poetry Manuscript from the Knowledge of Pine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1718).]
- 洪若皋：《南沙文集》，清康熙刻本。[Hong Ruogao. *Collected Works from Nansha*.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 高士奇：《青吟堂全集》，清康熙朗潤堂刻本。[Gao Shiqi. *Complete Collection from the Qingyin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Langrun Hall, Kangxi reign.]
-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Zhang Tingyu et al.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4.]
- 張岱：《石匱書後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Zhang Dai. *Sequel to the Stone Treasury Book*.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59.]
- 梁份：《帝陵圖說》，載國家圖書館編：《稀見明史史籍輯存》，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Liang Fe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Imperial Mausoleums*. In *Collection of Rare Extant Historical*

- Books on the Ming Dynasty*, edited by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2003.]
-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Chen Yongming. *Politic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1.]
- 陳濟生輯：《啓禎遺詩》，清順治刻增修本。[Chen Jisheng, comp. *Surviving Poems from the Tianqi and Chongzhen Eras*. Block-printed and revised edition from the Shunzhi reign.]
- 陶季：《舟車集》，清康熙刻本。[Tao Ji. *Collection from a Boat and Cart*.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 廖小東：《政治儀式與權力秩序：古代中國“國家祭祀”的政治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Liao Xiaodong. *Political Rituals and Power Order: A Political Analysis of Ancient China's "State Sacrifice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4.]
- 趙吉士：《萬青閣全集》，清康熙趙繼抃等刻本。[Zhao Jishi. *Complete Collection from the Wanqing Pavilion*. Block-printed edition by Zhao Jibian et al., Kangxi reign.]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Zhao Yuan. *A Study of Scholar-Official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14.]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Zhao Erxun et al. *Draft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6).]
- 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Liu Xiang, comp., Fan Xiangyong, annot., Fan Bangjin, collab. *Annotated Records of the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6.]
- 潘江：《木厓集》，清康熙刻本。[Pan Jiang. *Collection from the Wooded Cliff*.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 潘問奇：《拜鵲堂詩集》，清康熙刻本。[Pan Wenqi. *Poetry Collection from the Bai Juan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 蔣樸：《天涯詩鈔》，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丘如升刻本。[Jiang Ku. *Poetry Manuscript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the Kangxi reign (1694) by Qiu Rusheng.]
- 談遷著，汪北平點校：《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Tan Qian. *Record of a Journey North*, edited and proofread by Wang Beipi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97.]
- 談遷著，張宗詳校點：《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Tan Qian. *An Evaluation of National Events*, edited and proofread by Zhang Zongxia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8.]

閻爾梅著，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耄山人詩集編年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

[Yan Ermei. *Annotated Chronological Collection of Poems by the White-Bearded Mountain Man*,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Wang Rutao and Cai Shengyin. Beijing: Zhongguo wenlian chubanshe, 2002.]

謝正光：〈從明遺民史家對崇禎帝的評價看清初對君權的態度〉，載《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頁181-99。[Xie Zhengguang. "The Attitude towards Imperial Power in the Early Qing as Seen through Ming Loyalist Historians' Evaluations of the Chongzhen Emperor." In *Ming Loyalists and Turncoat Officials in the Early Qing*, 181-99.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2021.]

嚴志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1期（2002年9月），頁43-88。[Yim, Chi-hung. "Describing Objects, Memory, and the Condition of Ming Loyalism: A Study of Qu Dajun's Ode to the Plum Blossoms of 1659."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1 (September, 2002): 43-88.]

外文書目

Caruth, Cathy,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Figley, Charles R. "Post-Traumatic Family Therapy." In *Post-Traumatic Therapy and Victims of Violence*, edited by Frank M. Ochberg.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8.

LaCapra, Dominick.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 History, Theory, Traum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Casey, Edward S.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Winter, Jay, and Emmanuel Sivan, eds. *War and Remembr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Herman, Judith Lewis.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Tal, Kali.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cNally, Richard J. *Remembering Trauma*.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Lifton, Robert Jay. *The Broken Connection: On Death and the Continuity of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Li, Wai-Yee. "Heroic Transformations: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9, No. 2 (December 1999): 363-443.

THE DEATH OF CHONGZHEN:
TRAUMA AND HEALING IN EARLY QING POETRY WRITINGS
RELATED TO THE MING MAUSOLEUMS

NG CHI LIM*

ABSTRACT Emperor Chongzhen hanged himself on Meishan, and the Si Mausoleum became a symbol of the Ming Dynasty's disintegration.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poems of the Ming loyalists who paid tribute to the Si Mausoleum,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journey of the literati from "trauma" to "healing" after the change of dynasty, and presenting the complex psychology of the traumatized subject oscillating between torment and relief. On the one hand, Chongzhen's death brought varying degrees of trauma to the Ming loyalists, which could not be completely healed. Their reenactment of traumatic memories and the execution of mourning rituals in front of the desolate imperial tomb served as channels for emotional expression, demonstrating their political stance of commemorating the deceased and yearning for their homeland. On the other hand,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trauma and death for a long time is unbearable suffering. Therefore, poetry writings related to the Ming Mausoleums provides the Ming loyalists with a way to release emotions, define events, and express historical opinions, thus serving a certain healing effect. The uniqu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Ming loyalists also innovates the writing style and infectious power of the poems related to emperor's tombs. These poems provide us with a context of living spiritual history beyond mer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They also allow for reflection on significant topics, such as whether trauma can be spok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type of poetry, and the role of poetry in shaping political culture, thereby possessing substantial exploratory value.

KEYWORDS Ming-Qing transition, The Death of Chongzhen, Si Mausoleum, poetry writings related to the Ming Mausoleums, Trauma and Healing

* Ng Chi Lim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